

缪荃孙稿本《云自在龕随笔》简述

刘应梅

缪荃孙(1844-1919)曾于1910年至1911年间出任京师图书馆监督(相当于馆长),并将多部著作的稿本留在了京师图书馆。除了他任职监督期间所修纂的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和《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》外^①,还有一部就是他任监督之前所撰写的《云自在龕随笔》。近因参加“缪荃孙全集整理”项目,对馆藏稿本《云自在龕随笔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,兹予介绍,并简述它与其他各本之关系。

一、分藏国图和北大两稿本之关系

《云自在龕随笔》现存完整稿本有两种,一即现藏国家图书馆的《云自在龕随笔》作者手稿本(以下简称“原稿本”)。此书共有4册,“时政”、“论史”为一册,“目录”、“书籍”、“经籍”为一册,“金石”一册,“杂记”一册。除个别条目外,总体为缪荃孙手笔,书中亦有缪氏亲笔校改和批注,可以肯定是缪荃孙的手稿本。

另一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缪荃孙三子缪僧保(子彬)手抄六卷(以下简称“抄稿本”)。有“掌故”、“论史”、“书籍”、“金石”、“书画”、“杂记”等。函套题“云自在龕随笔原稿本”,首页钤有“小云堪”、“子彬手钞”等印。全书卷末有缪子彬一跋曰:

昔光绪辛巳,先大父就养京师,以钞书为日课,每日一叶,寒暑无间,楷书不苟,至七十九岁,犹完《三朝北盟汇编》一部。彬今春养病太平园,有南窗可供笔砚,因亦立志钞书,自春末至冬,完先君子《云自在龕随笔》六卷。惟书至三、四两卷,适值盛暑,虽未停钞,因墨燥笔枯,不免心浮气躁,遂潦草不成字。意欲重缮,而待书之件尚多,爰识于此以自儆焉。癸巳冬至缪子彬谨识。

据此可知此稿抄成于1953年。此书又经陈祖壬校勘,陈氏并附一跋于书后:

书中遂录前人记载有漏注原书者,如一卷第四叶“摄政王”云云,第三卷廿二叶“天一阁写本《东轩笔录》”云云之类,似应查补。书中夺去字句如

^①张廷银:《缪荃孙与京师图书馆藏书目录》,《文献》2008年第4期。

一卷第十四叶“乾隆壬寅七月八日上谕”，夺去“藏书”一语；三卷第四十九叶记秦淮事者一则内“青溪笑”下似夺一字；第四卷第四叶安徽、江西金石一字中“采石矶”上似夺一字；第五卷第十四叶“宋蔡惠公”云云，“惠”上似夺六字。均应查补。书中亦颇有讹字，如五卷第三十二叶“京江负笈图”一则，“扇容读”上“读”疑“续”之讹，似应查校。书中第二卷第十二叶“人号之曰五代史”云云，此邓伯昭事，非邹叔绩也。见欧阳晓晴《楮松谈屑》。

杜门卧疴，从江阴缪君子彬假读先德艺风先生随笔。子彬属为校字，辄就存疑者条列如右，聊备异日刻行时采择。藉塞雅命，知无当也。乙未小雪西阁长翁陈祖壬。

陈祖壬（？-1962），号病树翁、逋翁。江西新城（今黎川）人。咸丰朝兵部、吏部尚书陈孚恩之孙。1935年拜入诗人陈散原门下研讨古辞，为“陈门三杰”之一。又拜桐城派传人马其昶为师，为马其昶得意弟子。著有《桐城马先生年谱》等。从上引识语看，他与缪荃孙之子缪子彬也有不浅的交往，因此才代为校读《云自在龕随笔》。

国图藏稿本既为缪荃孙手写原稿本，基本可以断定北大藏缪子彬抄稿本就是以此为底本。这主要体现在抄稿本比起原稿本，在编排次序和个别文字上做了调整和处理，这些调整在原稿本中多有相应的说明。

原稿本共有“时政”、“论史”、“目录”、“书籍”、“经籍”、“金石”、“杂记”7个部分，而抄稿本则为“掌故”、“论史”、“书籍”、“金石”、“书画”、“杂记”6个部分。原稿本中之“时政”变为抄稿本之“掌故”，原稿本之“目录”、“书籍”、“经籍”则合并为抄稿本之“书籍”，避免了类别上的重复和交叉。在具体条目的归类上，抄稿本也比原稿本更为合理些。如原稿本“书籍”中“大三品京堂”、“康熙己亥元旦日食”、“田份祖雄持弘光来降”等，抄稿本则归入“掌故”，就更加准确，因为这几条都讲历史事件，而与书籍无涉。原稿本“书籍”中的“顺治乙未施尚白提学山东，三月望日过登州，宿此堂，梦一叟持愚山道人四字示尚白，寤而异之，即以为号。阅二年又过此堂，颜之曰‘梦愚’”一条，与“北平于司直奕正有奇气。倾貲结客至破其家，死秦淮”一条，抄稿本一并归入“杂记”，也更为妥当。

原稿本中“金石”之某些条目，如“薛素素小影绢本”、“六君子图”等，在眉端，朱笔批曰“入书画”，但原稿本并未有“书画”一类，而抄稿本之“书画”中恰有这几条，可能是缪子彬抄录时即以原稿本作为工作底本，在相应的地方做了必要的标示。另外，原稿本中“国朝”、“我朝”、“本朝”等词语，均被抄稿本改为“清朝”，这也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关系。

所以，从原稿本到抄稿本不仅仅是一个抄写的过程，同时也体现了很重要的编辑活动。这中间所发生的变化或许是抄写者所进行的，或许就是作者自己的本意甚至由他亲自完成，总之很值得重视。《云自在龕随笔》的原稿本和抄稿本，已经分别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

版^①,学者可以很全面地比对两书,从而看出其中之差异以及所体现的微妙信息。

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还藏有几页《云自在龕笔记》的手稿,内容与1958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《云自在龕随笔》接近,上有缪荃孙的校改,也可以视为一种稿本,但因为分量太少,较少被使用。

二、两稿本与各种排印本之关系

目前比较常见的《云自在龕随笔》,是商务印书馆1958年排印本,四卷,分别是论史、书画、金石和书籍。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据此本进行点校并加小标题,汇入《民国笔记小说大观》之第一辑。在此之前,则有罗振玉辑刻《古学汇刊》第一集和第二集,先后收入《云自在龕笔记》一卷和《云自在龕笔记》六卷。一卷者即“书画”,其内容与商务印书馆《云自在龕随笔》中的“书画”互有异同。六卷者则全为“掌故”,分“列朝一”、“顺治朝补记”、“列朝二”、“列朝三”、“康熙朝诸臣”上下。

商务版和“古学汇刊”本《云自在龕随笔》,与两种稿本之间互有异同,有时差异颇巨。比如商务版卷四“书籍”中“毛稚璜有《东苑诗钞》一卷,《文钞》一卷”后,就有“东苑即杭垣东园,有高云阁、莫云卿……寿平尝自号东园客”一大段文字,而这一大段文字,在两种稿本中均单独作为“杂记”中之一条。这说明商务印书馆所依据底本与目前所见两种稿本均有异,或者是又依据某本进行了一些编辑。该书卷首有邓之诚序道:“此《云自在龕随笔》四卷,强半为晚年所录。录‘毛恐不昌矣’一则时,曾指以相示,笑谓钱牧斋、毛子晋师生间利尽交疏也。其它往往足资参考。淹博虽未必足矜,曰勤曰恒,则信有之矣。”邓之诚与缪荃孙同与武进庄氏姑侄辈联姻,有一定的交往。邓之诚也收藏有多部缪荃孙原藏,其中,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《云自在龕笔记》手稿本几页,即为邓之诚所捐赠。但该书只有寥寥几页,似乎不可能成为商务版的底本。商务版《云自在龕随笔》依据的哪个本子呢?现在很难判断。

最令人费解的是“古学汇刊”的底本情况。其第一集所收《云自在龕笔记》一卷“书画”,内容与国图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“书画”卷基本一致而稍少,与商务版也接近。可能是以国图藏原稿本为据。而第二集《云自在龕笔记》六卷的内容,则不见于现存其他各稿本和排印本。卷首“云自在龕笔记”下有双行小字云:“行款、空格皆照原本,著者著此书时盖在前清时代也。阅此者只欲知有清一代掌故,当不以此为嫌。本社识。”似乎当时仍有某本为据,但经与现存各稿本包括国家图书馆所藏《艺风堂杂抄》八卷、二辑十二卷、补五卷相对,均无任何关系,该本到底据何本,今天亦不得而知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^①“中华再造善本”“清代编”“子部”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2年;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》(12),天津古籍出版社,1996年。